



一份执著，一份眷恋；一种信念，一种姿态

左岸的巴黎


 Thirty Years
 余中先◎著
 复旦大学出版社
 www.fudanpress.com.cn



Thirty Years

左岸的巴黎

余中先◎著

復旦大學出版社
www.fudanpress.com.c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岸的巴黎/余中先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0.8
(“三十年集”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309-06644-9

I. 左… II. 余… III. 人文科学-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77496号

左岸的巴黎

余中先 著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邵 丹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6.5 字数 239 千

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6644-9/C·128

定价: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……

回顾我三十年之前的生命经历，有那么三句老话，我是比较认同的。

第一句是：人的命运是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的。

第二句是：人生真正的转折点也就只有那么两三个。

第三句是：机会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的。

三十年前的那次高考，就充分体现了这三句话的道理。

我1970年刚满十六周岁时就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，投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生活。前后七个春秋，辗转换了两个团，进了营、团、师的各级文艺宣传队，从萧山到嘉兴，又从嘉兴到杭州，跟全国八亿人（当时公布的全国人口数）一起经历了林彪垮台、批林批孔、张铁生白卷、评法批儒、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、评《水浒》、反击右倾翻案风、毛泽东去世、“四人帮”倒台、“文革”结束、邓小平复出、恢复高考……

这是三十年前的事。国家经历浩劫，个人经受磨炼；国家反复折腾，个人频频受挫；国家风风雨雨，个人坎坎坷坷。

1978年初，进入大学后，个人的命运似乎一顺百顺，种种机遇来到，也都赶上了末班车，几乎年年都有好事，考研究生，结婚生子，一次次地搬家（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），公派出国，攻读博士学位，翻译出书，文章一篇篇地发表……

回顾这三十年，确实没有白过，也感慨这三十年的日子过得太快。好像它们还没有当年我上山下乡时的那七年岁月漫长。实在相信了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，这三十年，一眨眼就过了，而那七年，则不知道是如何熬过来的。

上大学之前，满打满算，只读了七年书，小学五年，初中复课闹革命，开门办

学,也算学了两年。底子之薄,可想而知。当然,“文革”中偷来、借来、买来的书也看了不少,都是见一本读一本,乱翻乱看,没什么章法。靠着记忆力好,逻辑概括本事强,成功考上了大学。

上大学后,又先后苦读了十一年书。一靠恶补,二靠和谐的环境,终于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。

三十年河东……

我当时决定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(翻译、介绍、评论)时,曾有一个“雄心勃勃”的计划,“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”,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,当然,这个“别人”指的是在中国。记得读研究生时,刚从法国归来定居的梁佩贞教授讲法国诗歌,让我们做一些翻译,我便选了以前还没有人翻译过的几位大诗人:奈瓦尔(19世纪)、克洛代尔和苏佩维埃尔(20世纪)。

稍后,我分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在颇有传统的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工作。我知道外文所应该算是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“国家队”,不仅图书资料丰富,而且还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,正是磨炼人的好地方。我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研究生期间有所接触的奈瓦尔、克洛代尔等几位作家上了。当时,我们编辑部每周得上班四五天,国家也还没有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,我只得利用每周在家另外的两三天(包括星期天),研读和翻译了奈瓦尔、克洛代尔、季洛杜的一些作品,放在了抽屉里。

前辈柳鸣九先生那时候正在主编一套“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”,当时出版了《萨特研究》、《新小说研究》等好几种,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。他约我主编一本《克洛代尔研究》,这与我的兴趣一拍即合,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于是,当即开始了准备,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《缎子鞋》、《城市》、《给圣母马利亚报信》这三个剧本,打算在这些翻译工作的基础上,编辑那本“研究”。不久后,我结合《缎子鞋》的翻译,写了一篇叫《“不一”与“整一”——〈缎子鞋〉艺术框架的分析》的论文,先在全国性的法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,后又发表在创刊不久的《外国文学评论》上。原本还想继续写下去,编下去,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,让我暂时中断了编书的计划。

1988年,我考上了国家教委(现在又回过来叫原先的称呼“教育部”了)的出国留学名额,到法国留学四年。我在巴黎的第四大学(Université de Paris IV-Sorbonne)注册后,便主动找到法国的比较文学大师,也是克洛代尔研究的权威之一 Pierre Brunel 教授,打算在他的指导下,撰写一篇关于克洛代尔与中国关系的博士论文。Brunel 了解了我先前对克洛代尔的研究底子后同意招我为弟子。巴黎四大的要求是:博士在获得做论文资格并注册四年后,才允许论文答辩。我从1988年10月起留学,当年获得了做论文资格,到1992年夏天写成了论文《克洛代尔戏剧中的中国》(*La Chine dans le théâtre de Paul Claudel*),当年秋季开学,完成了所谓的第四年注册,便马上要求论文答辩。当年12月顺利通过答辩,以“très honorable”的评语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。论文答辩之后不久,我就于1993年1月回国,继续在外文所工作。

回国之后,柳鸣九先生主编的那套“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”出版遇到困难,后来不了了之。我的一些稿子便始终躺在抽屉里睡大觉,不过,好在克洛代尔的两个剧本,都已经有机会在我留学期间在国内发表了,《城市》发表于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(2)》中,而《缎子鞋》则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为了不让我对克洛代尔的研究彻底陷于荒废,我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了加工,把它分成几部分,分别发表在武汉大学的刊物《法国研究》、南京大学和法国 Artois 大学联合出版的《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》一书,以及我参与工作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上。对其中的一些内容,我又进行了归纳和删减,构成了两篇小型的论文,在1999年的南京、2005年的日本东京和京都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,还在法国和日本发表。

克洛代尔研究的命运是如此,而奈瓦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则遇到了另一种曲折。出于爱好,我先后翻译了奈瓦尔的几篇小说和诗歌,本来已经跟漓江出版社说定了,要出版一种图文本,但后来策划该书的编辑脱产离职,这个选题便悬挂了起来,几年没有动静。最后,我忍不住,直接去找出版社的领导,通过领导施加压力,换了一个责任编辑来做编辑工作,才促使这部奈瓦尔作品集姗姗来迟地出笼。

了,是为《火的女儿》(副题为:奈瓦尔作品精选)。那一年已经是2000年,不过,好在这本书获得了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三等奖,也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。

又是多年之后,翻译家李玉民教授与出版人楚尘先生合作,要出一套法国诗人的传记,我便主动承担了其中的一本《奈瓦尔传》(法国皮舒瓦、布里著),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考据式的人物传记。从2003年底起,到2004年8月,我花费了大半年业余时间,终于完成了厚达五百页的这本传记。以前翻译奈瓦尔的小说和诗歌,对后来翻译传记实在是太有用了,因为在译传记时,传主奈瓦尔作品中的许多情节、掌故,我都已经了然于胸,译起来顺当多了。不过,《奈瓦尔传》以及这整套“法国诗人传记丛书”的出版还是费了一些周折,直到2007年,它才跟其他几本诗人传记一起,由世纪出版集团(上海人民出版社)出版。它的读者恐怕不会很多,但在业内人士的眼中,它肯定是很具有文献价值的。

有些作品,我是翻译了出来,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,其中有狄德罗的剧本《他是好人?还是恶人?》,因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做的论文就是“论狄德罗严肃戏剧理论”。我是结合研究做的翻译,但译本始终无人问津……

再有季洛杜,我翻译了他的两个剧本,分别为《厄勒克特拉》和《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》。国内的剧本发表园地很小,出版社大都不感兴趣。只有等待。多年后的2000年,《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》终于发表在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《世界经典戏剧全集》(法国卷)里头。

还有萨罗特,我翻译了她的《金果》,但原定要出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变了计划,始终没有出版,给了我些许象征性的退稿费,稿子就拿回了家,跟其他一些“难兄难弟”一起躺进了抽屉。当年同样打算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克特小说《马龙之死》后来收在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《贝克特选集》中,是为其中的第二卷。

还有阿波利奈尔,这位以诗歌创作而出名的作家,其小说写作也是很有特色的,我一直对他的小说感兴趣,并翻译了一些。但除了几个小小短篇的译文在几本小说选(包括我自己编的《20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·法国卷》)和报刊上(如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小说选刊》)发表之外,他的众多小说的译稿始终放在我变得越来越

大的手稿抽屉里……好几家出版社询问过,但结果都“无果”。

我在外文所工作多年,翻译的文学作品多,写的专题论文少,而专著则一本都没有。前几年,国内的研究界强调出专著,社会科学院也跟着起哄,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,说是不出专著就不能评正高的研究职称。对此,我很不以为然。至少,就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界来说,我认为决不应该强调出专著。我的观点很简单,先翻译,再研究。即便说得缓和一些,也是先翻译,同时研究。总之,先得了解,才能有发言权。而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,往往并不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,当然更不建立在原著阅读的基础上。心中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学地图,就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做起综合分析、概括来,还美其名曰: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。其实,国内的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,外语底子不很强,能勉强看懂原著就算不错了,他们往往根本就不了解文学状况的种种细节,就嚷嚷着要全方位地把握文学的整体发展。总之,很多人往往不从原著出发,也不从翻译作品出发,而是从原著和翻译之外的某些东西出发,在那里建构宏大的批评话语结构,以种种吓人的学术名词,炒作着理论、概念、术语……

我从事《世界文学》的编辑工作后,没有太多的大块时间用来搞所谓体系内的“课题”,而只能用零星的时间来做翻译。其实这样也好,因为,说实话,翻译比研究更基本,更在先,没有翻译,许多研究其实是开展不了的。也就是说,许多研究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,尤其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。我始终认为,外国文学的研究要以文本为基础,对文本的阅读、理解、分析、研究,是一步步来的。你可以阅读,但不一定去理解;你可以阅读并理解,但不一定去分析;你可以去阅读、理解、分析,但不一定作出有力的研究。现在有些人,根本不阅读,也不理解,更没有什么分析,却要作研究,想必其成果也是空中楼阁,海市蜃楼。

回头再说我自己工作中翻译和研究的关系。就我个人的工作习惯来说,写文章需要有大块的时间,而翻译则对时间的整块性没什么苛求,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和展开翻译。另外,毕竟有《世界文学》的编辑工作要忙,也没有心思再扑在所谓的院级、部级的“重大课题”上,于是,我只能利用不上班的日子,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,完成一部又一部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。到如今,仍然是一部专著都没有,

而文学作品却译了有四十来部。

除了文学作品,我还翻译过经济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方面的书籍。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我对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能力,为我的文学翻译打基础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代的“集体任务”。我先是翻译过《法国农村史》(全名应该是《法国农村史的经济特征》),这是一本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论著,是年鉴派大师马克·布洛赫的作品,我的大学同学车耳是本来的译者,但他翻译期间要出国,便在半途把担子推给了我。同学的事情,该帮忙的就帮,我便硬着头皮把担子挑了起来。后来这本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(余中先、张朋浩、车耳合译),为“汉译世界名著”丛书中的一种。这是我翻译“经济”和“历史”的一段“经”“历”。还有另外两本,算得上是组织委托的任务,一本是《上帝、死亡与时间》(哲学家莱维纳斯的哲学讲稿),另一本是《神话与政治之间》(学者韦尔南的论文集),都是中法文化比较学会承担的翻译任务,是与三联书店的合作项目,应该说,这两本书的翻译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,而是“组织上对我的选择”。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,等到“上了贼船”,才知道已经下不来了。原来,“哲学”翻译是那么难,那么不适合我来做,为翻译《上帝、死亡与时间》,我去补读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,尽管如此,我还得承认,《上帝、死亡与时间》恐怕是我翻译作品中问题最多的了,读者肯定会发现种种差错。《神话与政治之间》涉及的当然更多的是“政治”和“神话”,对我的考验不如《上帝、死亡与时间》。当然,它的翻译是在《上帝、死亡与时间》之后,工作中已经少了一些畏难情绪,而多了几分自信。

不过,在翻译了“经济”、“历史”、“哲学”、“政治”、“神话”等等之后,再回头来翻译“文学”,会有一种亲切感,好像“回了娘家”。

不属于组织交代的“任务”的非文学翻译选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《理想藏书》。这是法国《读书》杂志的专家们选编的藏书书目,由著名评论家贝·皮沃介绍,皮·蓬塞纳主编。我早在1987年就注意到:《读书》杂志的编辑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各人阅读的书,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,陆续提出了一些专题的理想书目,在杂志上分期发表。后来,他们经过调查研究,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专家、学者的意见后,对书目做了适当补充、修改和调整,正式于1988年推出了《理想藏书》一书。

我在法国见到这本书后,觉得很有必要翻译过来,便先在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上“小试牛刀”,从1994年起,翻译了《理想藏书》文学类的书目,连续两年在《世界文学》“外国文学资料”栏目上连载。全书的翻译同时进行,并于1996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。《理想藏书》在读者中大获好评,记得它还被《中华读书报》评为1997年优秀译著。

目前,《理想藏书》又要在中国出版新版,而且还换了一家出版社,我正在做再版的修订和补充工作。在自己亲自翻译了“经济”、“历史”、“哲学”、“政治”、“神话”类的作品后,再来修订同样包罗万象的《理想藏书》,便发现了以前翻译中的许多差错、漏洞。但愿新的翻译版本能尽量地弥补以前版本的遗憾。

在我的文学翻译中,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,其中不少就是“新小说”,另一些则是新小说的“先驱”和“后继”。本书收了我的一篇关于翻译新小说的文章《我译法国新小说的“反复”》,它很能说明其中的种种问题。算来,我编辑和翻译新小说到现在,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,翻译的新小说以及新小说外围作家的作品有十来部,写的文章(有的还能算得上是论文)也有十来篇。新小说的翻译,可以看作我自己翻译工作的一个缩影,而《我译法国新小说的“反复”》一文也是这种工作的真实描绘。一方面,它记叙了我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来龙去脉,另一方面,它记录了我学习和研究新小说的过程,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。工作中有得意之处:

新世纪刚刚开始 的 2001 年,陈侗就告诉我,罗伯-格里耶刚刚写出了一部叫《反复》的小说,作者希望我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开始翻译,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。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,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,也是一种挑战。我 4 月份得到校样,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,由于时间紧,只能加班加点,用陈侗的话来说,我是“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”,用了三个多月时间,在 8 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。之所以能完成得那么迅速,还有另一个原因,在此前,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-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《快照集》和论文集《为了一种新小说》,对作品的感觉尚

有余温。

也有经验教训：

以前查资料为中国读者介绍西蒙时，把《常识课》这部作品的名字翻译为《事物的教训》，因为没有读过作品，只能从字面“*Leçon des choses*”来理解意义，而“*Leçon des choses*”既可以译为“事物的教训”，也可以译为“常识课”。而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知道了，在这部同名小说作品中，《常识课》本是一本小学教科书，图文并茂。这样，“事物的教训”便给我上了一堂“常识课”，成为我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个“教训”：不熟悉就要出错！

我把这篇文章收进集子，其实，也是想以此为教训，时时提醒自己，翻译和研究，一定要认真、细致，强调材料的准确性。

古典文学的翻译，我向来反对过多的重译。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，重译现象实在太严重了，它导致的结果，除了出版社瓜分市场，分享利润之外，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益处，对译者是浪费，也会误导读者。

我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向来谨慎，除了梅里美的作品，没有做过重译。而梅里美的小说的重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做的。当时，同事周启超先生约我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翻译几篇短篇小说，并反复强调一定帮忙，我出于朋友之托不好推辞的脸面关系，才答应了下来，毕竟只需翻译两个短篇小说。我便翻译了《卡门》和《柯隆巴》，凑成一书，题为《卡门》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为他们的“大众丛书”中的一种。后来，又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，对这一译本做了大量修改，并补充了《马铁奥·法尔科内》一篇，2001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200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》（刘晖编选）中，又收入了我的这三篇译文。

重译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，我翻译的梅里美，除了在这三家出版社出版，拿了三次稿费之外，还在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一篇《卡门》。但对我来说，实际上就是三篇东西，没费什么时间和精力，倒来倒去，成了四五本书，拿了四五遍钱。

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我写了一篇文章《重译在法国》,希望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,以法国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。但是,十多年过去了,重译过多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什么重视,看来,文化的力量远远不如经济的杠杆来得重要啊!

三十年河东……

回想起来,这三十年期间,前十五年(1978至1992年),是苦读苦练,读了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三个学位,写了很多东西,除了一些小东西发表之外,都没有什么变成铅字发表(那年头,还确实是铅字印刷的时代),学士论文是手写的,硕士论文是让人打印、油印的,博士论文是自己用电脑(记得那是一台386)写的,终于装订成了册,还有了微缩胶卷版,不过没有正式出版。同时,翻译了不少作品,但大多锁在自己的抽屉里,时至今日,可能还有五十万字的东西依然深藏在抽屉中,当然还有另外五十来万字的东西后来找到机会发表出版了。

后十五年(1993年之后),成果一下子多了起来。几乎每年都有一本或两本书(写的或译的)出来。本集子后面,附有所谓的“三十年大事记”可资参照。

仔细想来,这些学术成果一方面算是“水到渠成”,另一方面算是“囤积居奇”,多年的积累,包括脑子中的积累和抽屉中的积累,也该化为文字与读者见面了;再一方面可能是有了一些小名气后,出版社找上门来,自己基本是忙于应付,不过,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怎么敢随便答应出版社的请求,怕自己实在忙不过来,或者忙得累趴下。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面前展开的是另一片风景……

写于2009年1月

改定于2009年2月28日

目 录

自序 / 1

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

高考日记 / 1

一九八一

校园日记(1)——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! / 8

校园日记(2)——考研过程 / 11

从《鼠疫》看加缪的“反抗”思想(毕业论文) / 16

一九八六

《苍蝇》与自我选择——评萨特《苍蝇》 / 27

一只神秘的青鸟——评梅特林克《青鸟》 / 31

一九八七

战争·农事·历史:一幅内心感觉的“三折画”——评西蒙《农事诗》 / 35

一九八八

“不一”与“整一”——《缎子鞋》艺术框架的分析 / 38

一九九〇

七百二十四次“阿波斯托夫” / 47

一九九二

在蓬皮杜中心读书 / 51

一九九四

移民作家的尴尬命运——昆德拉现象之谜 / 57

一份不愿被叛卖的遗嘱——昆德拉小说观一瞥 / 61

一九九五

克洛代尔与中国传统文化 / 68

讲小故事的大作家——新寓言派小说的寓意特征 / 81

一九九六

法国文学大奖三谈 / 85

一九九七

重译在法国 / 92

一九九八

被散栽在花圃中的记忆碎片——西蒙的回忆录小说《植物园》简介 / 101

一九九九

“前卫”与“先锋” / 105

埃菲尔铁塔非一日建成——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在 20 世纪末 / 108

二〇〇〇

《我走了》与埃什诺兹的文学创作 / 120

二〇〇一

OULIPO 的文学试验 / 126

无视荣耀——费尔南德兹其人其作其说 / 133

二〇〇二

是禁果，才诱人——评“撒旦文丛”，也说法国的色情文学 / 143

二〇〇三

重译昆德拉三议 / 149

约会昆德拉 / 156

中国作家爱读外国作品——《寻找另一种声音》前言 / 166

二〇〇四

当代法国的同性恋文学 / 170

二〇〇五

法国新小说如何来到中国 / 177

喜欢萨冈的“忧愁”——代《你好,忧愁》中译本序 / 181

二〇〇六

选择的主动与被动——谈当今的外国作家的法语写作 / 185

耽于梦幻,死于疯狂的天才诗人——《奈瓦尔传》中译本前言 / 195

二〇〇七

《一个岛的可能性》译后记 / 200

《十月的孩子》译后记 / 207

二〇〇八

我译法国新小说的“反复” / 213

希腊永远是经典 / 218

二〇〇九

文如其人的勒克莱齐奥 / 222

《复仇女神》中译本序言 / 235

附录:三十年大事记 / 241

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

纪事

参加“文革”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，但那时通常还不叫“高考”。从得知可以参加高考，到正式参加高考，一共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。对很多考生来说，关键的是数学考试，因为自学起来比语文、历史、地理更难一些。而语文、历史、地理，则是可以自学学得的，例如评论法家著作，顺便就学了古文；读读马克思的书，顺便就了解了欧洲历史；关注一下巴以战争，也就了解了中东的地理。

我是“侥幸”考中，而且“侥幸”进入所谓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，成为西语系法语专业的本科生。我当时接到入学通知书时还纳闷，不知道什么是“西语系”。

我的学号 7718101，其中 77 为年级，18 为系号，101 则是我的序号，当年一个系招的新生，应有一百多人。

高考日记^①

1977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 晴

今日刘健来，谈起学习一事，认为形势逼人，非得下苦功学不可，不然的话就要被淘汰，有此危险。但苦战能过关。

11 月 5 日 星期六 晴

学习有的很有趣，有的很头痛，同心情有关系，学下去有味的，埋头就进去了，不肯放下，如“爱不释手”。无味的啃也啃不动，越学越伤脑筋，如“对牛弹琴”。

11月16日 星期三 阴

今年大学招生,我已报了名,报考外语专业。

这是一次让祖国挑选的机会,我一定要好好准备功课,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。同时要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,不管考上考不上,都要好好工作,好好学习,为祖国的革命建设事业贡献一切。

11月17日 星期四 晴

对于报考大学,一定要端正态度,让祖国挑选,绝对不闹情绪。[……]

11月22日 星期二 晴

今天复习数学,二次函数,圆。[……]

11月24日 星期四 晴

今天文化复习了一天,准备明天考试。

这两天身体很不舒服,大概是劳累过度了吧?

11月25日 星期五 晴

今天一早骑自行车去笕桥中学参加“初考”,7:30 进场,8:00—9:30 考数学,10:00—11:30 考语文,都是闭卷考,不能看任何参考书和数表。

数学题中约有一半我答不出来,估计得分在五十分之下,语文马马虎虎。数学有一题三角函数求证没答,一题对数运算没答。一题三角形面积最大值没答。其余有一题圆与直线相切运算有错误,不查表求 $\sin 15^\circ$ 运算有错误。语文四个内容:作文(题目是赴考),要六百字以内,给一篇短文分段落,写中心意思,改病句和解释词组。

考得不好,可能录取不了,只悔自己基础太差。

12月5日 星期一 晴

[……]接到招生办公室通知,要我交照片和报名费。[……]